

为中国高级官员量身定制

# 国大公共行政管理课受欢迎

在谷歌搜索网页上输入“学习新加坡”，电脑屏幕上出现3000多万条结果，大多讨论新加坡有什么值得中国学习。有些人说应学习新加坡楼市调控政策，另一些则说本地的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公共交通系统等都值得借鉴。把问题抛给三名“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首届毕业生，他们的答案不尽相同。这个去年吸引了57名学员的课程，今年的收生人数增至80人，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何惜薇 报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简称MPAM）才开办两年，收生人数已达80个。这些学员来自中国22个省市和台湾，

当中56%是厅局级官员，也就是相等于副常任秘书和常任秘书的级别。该课程由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国大管理学院联合推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受访时，把收生人数的增加归功于中国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去年亲自主持课程开学礼。李源潮当时说，供中国领导干部培训的新加坡学府中，“声誉最好的、最受欢迎的就是国大，因为国大是在亚洲、世界有名的大学，有许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教授及领导人才云集”。

此外，马凯硕认为，不少中国官员已意识到必须更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而以华语授课的MPAM是为高级中国官员量身定制的少数课程之一。

“我们所处的环球村越来越小了，当中有个地方却越来越大，那就是中国。正‘缩小’的世界各地须面对崛起的中国，这难免引起关注。中国官员有必要了解世界各地，并提高其敏感度。”

再说，尽管美国等地的公共行政与管理课程相对成熟，但这些地方正面

对自身的问题，对中国官员的吸引力有所减少。他也说，录取80个学员已是顶限，无意再增加人数。

马凯硕说：“我常告诉学员，使用本地公共交通系统到组屋区走走，就能接触许多不错的公共政策。”

他认为，在新加坡开办该课程，能让中国高级官员置身多元文化的环境，他们居住的学院埔（College Green）就吸引了200多个来自三四十个国家的学生。

尽管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似有扩张之势，马凯硕强调在录取学员时重质不重量，例如官员们本科成绩应优异，也应有相关工作经

验。他也说，录取80个学员已是顶限，无意再增加人数。

他笑说，录取更多学员所面对的限制不是师资而是课堂是否足够。事实上，课程的师资除了来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国大管理学院外，还包括国大设计与环境学院房地产系的学者、东亚研究所学者及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等不同领域的翘楚。

该课程现阶段并不打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但马凯硕说：“日本有kaizen（持续改善）概念，我们也相信应不断吸取经验以推陈出新。”

✉hosb@sph.com.sg



为了让家人及朋友更了解在新加坡学习的点滴，冯侠把日志放上网，也鞭策自己再接再厉。

（国大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提供）

首届毕业生畅谈

## 新加坡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

（何惜薇报道）问中国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冯侠、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长熊四皓及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副处长张盛生，新加坡有哪些政策和措施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三名国大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首届毕业生，却更为欣赏政策或措施背后的精神以及落实它们的机制。

三人是首届课程57个学员中成绩最优异的，获颁不同奖项。

《联合早报》学业优异奖得主冯侠（40岁），毕业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经济学完全外行。初步接触经济原理后，之前所学的种种被一一颠覆。她也逐渐发现，政策和制度背后的精神与理念更为重要。

冯侠目前负责学校和企业共青团事务，竭力把共青团触角伸向年轻企业家。她认为，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值得借鉴。例如，海军开放日现场播放的宣传片让人热血沸

腾。

“另外，建屋发展局展示厅介绍国民住宅变迁，让人体会到在新加坡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宣扬爱国不用大道理，而是要渗透方方面面。”

冯侠由此意识到，通过征文或制作爱国影片与电视剧的宣传法流于说教。她打算配合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主办“创意红歌”比赛，让参赛者通过搬演舞台剧和自创歌曲等歌颂祖国和革命先烈。

新加坡忧患意识的灌输也让冯侠赞不绝口，她留意到无论德士司机、一般民众或各个政府机关，都不断重复新加坡地小、资源不足，必须节约的论调。反观不少中国年轻人，自以为国家地大物博，缺乏泱泱大国也能碰上困难的意识。

冯侠赞赏新加坡人民心智的培养及健全的法制，而该课程中华总商会学业优异奖得主熊四皓（42岁）则欣赏新加坡根据自身特点选



张盛生惊叹在地小的新加坡还能看到大片空着的“国家储备用地”。（受访者提供）



熊四皓自称是“问题学生”，带着许多问题上课，从中学习。（受访者提供）

择合适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还是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政策，都有鲜明的新加坡特色”。

熊四皓说，中新两国无论是规模还是所处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差异，中国不能简单复制新加坡的成

功经验。在本地求学期间，经常带着许多问题上课的“问题学生”熊四皓，选择前往经济发展局实习，了解如何处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至于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

位课程学业优异奖得主张盛生（41岁），他虽认为可向新加坡学习政府组屋和交通管理等，但具体的政策措施是技术性的“血肉”，更关键的是借鉴新加坡“骨架”方面的公共体制和机制。

学成回国后，张盛生最想推动厦门乃至中国在公共政策体制“大框架”的建立和完善。

他说：“这个‘大框架’正如一棵参天大树，有了这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树下才有可能青草茵茵、百花争艳、花香鸟语，而不至于像在‘穷山恶水’的沙漠环境里，由于没有大树遮蔽形成良好生态，即使再怎么通过人工植树，还是很难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张盛生曾从事16年的编辑记者工作，在新加坡生活时，赫然发现道路两边寸土如金的土地上都留有很宽的、种植了大树的绿地。更让他惊叹的是，还不时看到大片空着的、种上草和树的“国家储备用地”。

“在国内，我们经常感叹土地不够用，而在新加坡却经常让我们感慨‘土地还很多’。严格执行规

划、不急功近利，这是新加坡规划建设的一个理性的坚守。”

有趣的是，张盛生前来念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他的姐夫则被派往南洋理工大学上俗称“市长班”的课程，一时传为佳话。

他告诉本报记者，两人在不同城市报名上课，之前并没相约。

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学员个个“官位”不小，不少还得照顾家中老小，要他们暂时搁下工作和暂别家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张盛生最难暂别69岁的母亲，其母由于白内障，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视力也很差。冯侠则觉得很难靠越洋电话与14岁的女儿沟通，总觉得打扰了功课繁重的女儿。于是，她决定写日志，把不在家人身边，对家人的牵肠挂肚放上网，也借此记录游学点滴。

至于熊四皓，他同样不舍得暂别妻子及女儿，更是放不下所热爱的工作。他说：“在新加坡期间，我一直是全身心投入学习、观察、思考，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家人的支持。”